



先秦文學論集

胡念貽



先秦文学论集

胡念贻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先秦文学论集

胡念贻

•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73千字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5,000册
统一书号: 10190·063 定价: 1.30元

目 录

《诗经》中的怨刺诗·····	(1)
《诗经》中的颂赞诗·····	(27)
《诗经》中的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·····	(49)
关于《诗经》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·····	(70)
关于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问题·····	(91)
论《左传》·····	(116)
《左传》叙事的倾向性·····	(164)
论《战国策》在文学上的成就·····	(178)
从人物形象论《论语》的文学价值·····	(206)
《孟子》的文学价值·····	(228)
论《庄子》的散文·····	(258)
庄子思想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说质疑·····	(290)
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·····	(317)
屈原生年新考·····	(373)
关于屈原的思想·····	(385)

屈原的哲学思想.....(401)

评《中国古代神话》.....(426)

后记.....(437)

《诗 经》中的 怨 刺 诗

《诗经》里面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政治黑暗的诗，有好几十首，其中包括许多较长的诗篇。这些诗曾经有人称为“讽刺诗”，但“讽刺诗”一词，有它的特定的含义，不能用来统括《诗经》中这一部分的诗。我们参照古人的用语，把这些诗称为怨刺诗^①。

《诗经》里面保存下来的大量优秀的怨刺诗，给我国几千年来诗歌的创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它昭示后世诗人，诗歌应该及时地深刻反映社会现实，和社会政治息息相关。汉人

① 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周道始缺，怨刺之诗起。”郑玄《诗谱序》：“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交》、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，勃然俱作；众国纷然，刺怨相寻。”欧阳修《送杨寘序》：“诗之怨刺。”都是用“怨刺”二字统括这一部分诗。

所作的《诗序》，强调诗歌和政治的关系，认为“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”。在谈到“变风”、“变雅”时说，“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”。所谓“变风”、“变雅”，都是包括了怨刺诗的。《诗序》虽然具有一整套的封建伦理思想和许多穿凿附会之说，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比较合理的见解，是综括了《诗经》里面存在的一些现象得出来的。这对于后世诗歌的批评和创作都发生了影响，促使后世许多诗人自觉地继承《诗经》的传统。

在《诗经》的时代，用诗歌来批评政治，据传是当时统治者所容许的。据《国语》的《周语》和《晋语》所说，西周的时代，有一套这样的制度：

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^①。

根据这一套制度，公卿列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可以用诗歌等形式向君主进谏。这套制度是否曾经认真地实行过，已不可考。这套制度的由来，大约是因为在那以前，人民群众乃至于朝廷官吏有过用诗歌等形式来批评时政的现象，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，也容许某些批评，并且从这里面听取意见，用这种办法来巩固他们的统治。而且这套制度也只能是用于统治阶级内部，不会贯彻到奴隶中间去的。《左传》里面

^① 《国语·周语》上，《晋语》六略同。

记载的辛甲《虞人之箴》和祭公谋父谏周穆王的《祈招之诗》如果可靠的话，就近似这种情形^①。但《虞人之箴》和《祈招之诗》都写得委婉，和《诗经》中的一部分怨刺诗不同。

在西周后期的文人士大夫中，怨刺诗大量产生，这也许和这种“献诗”规谏的传说中的制度有关。这种制度即使没有实行过，当时既然存在这种传说，对于一些人总要发生影响。有一些诗的作者，就曾在诗里明白地说出他们写诗是为了规谏的。如《小雅·节南山》的作者家父，说他作诗是为了感动王心^②。《大雅》中《民劳》和《板》的作者，也都说是为了“大谏”^③。

但这些怨刺诗的作用和意义，绝不止于规谏。在这些诗里，有许多是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形，并且大都是言词激切，无所顾忌的。

《诗经》里面的怨刺诗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直刺时政，是诗人对当时昏暗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作的愤怒的指斥。这一类怨刺诗中，近似于“规谏”的成分比较多。另外一类

① 《虞人之箴》见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：

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阙，于《虞人之箴》曰：“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亡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”

《祈招之诗》见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：

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《祈招之诗》以止王心，王是以获没于祗宫。……其诗曰：“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，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”

② 《节南山》末章：“家父作诵，以究王诤。式讹尔心，以畜万邦。”

③ 《民劳》末章：“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谏。”《板》首章：“犹之未远，是用大谏。”

是诗人自己感叹身世、发愤怨怼之作，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。

二

产生在上层社会里面直刺时政的一类怨刺诗，《大雅》中有《民劳》、《板》、《荡》、《抑》、《桑柔》、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，《小雅》中有《节南山》、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旻》等。这些诗的写作时代，从《诗序》起，许多注家和研究者都认为是厉王、幽王之世。其中《桑柔》，据《左传》所记为厉王时芮良夫的作品^①；《十月之交》，据《新唐书·历志》推断为幽王六年；《雨无正》，从诗的内容可以知道作于西周亡后不久^②。此外其他各篇也都大致可以相信是西周中叶以后的作品。这时，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政治上有时引起了一些动荡不安的局面。厉、幽两朝的政治是暴虐和昏暗的，国王一个被逐，一个身死国灭。许多怨刺诗产生在这个时期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这些诗的作者，大都是朝廷的贵族阶层或亲近侍御之臣。他们写这些诗，往往是为了规谏；即使不是直接规谏，也是想通过诗来对当时政治发生影响。总之，他们都是想对当时的周王和大臣的虐政作些针砭，使他们从昏昧中清醒过来。

① 《左传》文公六年，秦穆公引《桑柔》中的“大风有隧”等句，称周芮良夫之诗。

② 诗中有“周宗既灭，靡所止戾”，“戎成不退，饥成不遂”等句。

他们这样作，其实是很苦心地为巩固当时奴隶主的统治，要他们在政治上作一些改进，来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。

作诗是为了针砭时政，因此这些诗具有这样一些明显的特点：首先，它是针对时弊，把当时社会政治中一些黑暗现象揭露出来；其次，它说理较多，常常就当时弊端的症结所在反复申述；再次，就是抒发作者的感慨。这些诗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朝臣的谏章看，它可以说是诗化的谏章。

家父所作的《节南山》，在这一类诗中比较具有典型性。《节南山》的写作目的是“究王讻”，即究诘当时的太师尹氏^①。它的第一、二、三章是：

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
赫赫师尹，民具（俱）尔瞻。
忧心如傒，不敢戏谈。
国既卒斩，何用不监！

节彼南山，有实其猗。
赫赫师尹，不平谓何？
天方荐瘥，丧乱弘多。
民言无嘉，憯莫惩嗟。

尹氏大师，维周之氐。
秉国之均，四方是维，
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
不吊昊天，不宜空我师。

① 据林义光《诗经通解》说，“王讻”即指尹氏，“讻”为“四凶”之“凶”。

这三章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特点。它对于尹氏的揭露，详尽而有层次。第一章说尹氏身居显位，可是他实行残暴统治，使人民畏惧不敢说话；他也不看看天下都凋敝成什么样子^①。第二章说尹氏不公平，使得天降疫病，民怨沸腾。第三章着重说尹氏地位如何重要，人民弄得如此穷困应当由他负责。

第四、五、六章是：

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
弗问弗仕，勿罔君子。
式夷式已，无小人殆。
琐琐姻亚，则无臆仕。

昊天不殛，降此鞠凶。
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。
君子如届，俾民心闕。
君子如夷，恶怒是违。

不吊昊天，乱靡有定。
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宁。
忧心如酲，谁秉国成？
不自为政，卒劳百姓！

这三章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第二个特点。它的主要意思是说尹氏的得以擅权，责任在于周王。周王不躬亲政治，纵容尹氏

① “国既卒斩”和“雨无正”“斲伐四国”句相似，“国”指周王国，故此句即为天下凋敝之意。

擅权，使得庶民困阨难伸^①；周王亲小人，远贤人：这就是祸乱的根源。诗中就这些问题对周王作了反复的训切的陈词和规劝。

第七、八、九、十章是：

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
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

方茂尔恶，相尔矛矣。
既夷既怿，如相酬矣。

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宁；
不惩其心，覆怨其正。

家父作诵，以究王讻。
式讹尔心，以畜万邦。

这里除最后一章是述写诗的缘起外，其余三章都是作者的感叹，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第三个特点。第七章感叹周朝政治日坏，无处可以容身。第八章形容一些朝臣的丑态；第九章惋惜周王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。都是每章四句，简短有力。

在这首诗的末章中，作者写诗的目的已说得很清楚。所以诗中讥刺的主要是尹氏，而对周王说的都是要他亲贤人、远小人以及关心民生疾苦一类的话。诗中如果只是径直地写这些内容，那它和谏章便没有多大区别。这首诗从第一章到

① “庶民不信”的“信”，通“伸”。

第六章就是写这些内容的，它在写作当中倾注了作者的感情，如诗中有“昊天不傭”、“昊天不惠”、“不吊昊天”等，反复地呼天而诉；又如其中“忧心如惓，不敢戏谈”，“忧心如酲，谁秉国成”等句，都是感慨深沉。这具有散文的谏章所不能达到的效果。这些感情成分，都在直陈时弊和说理中表现出来。诗的最后一部分，即第七章以下，专抒发作者的感慨。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”这种对忧国忧民心情的概括的提炼的诗句，使整个这首诗为之生色。所以这最后一部分尤为重要，这使得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谏章，也区别于一般的说理诗，使它成为一篇优秀的诗歌作品。

这一类诗包含了直陈时弊、说理、作者感慨三个部分，但这三个部分不一定是那样截然划分，在有些诗里往往是互相渗透。下面举《十月之交》为例。

《十月之交》的作者由于看到发生日食而写了这首诗。古人认为发生日食是朝廷政治失常所引起的上天“示警”。《十月之交》一开头，就很郑重其事地记下了日食的时间，并且忧心忡忡，责备当时的统治者。它为了引起统治者的注意，其中写了这样一章诗：

烨烨震电，不宁不令。
百川沸腾，山冢崒崩。
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
哀今之人，胡僭不惩！

诗人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的怵目惊心的景象，他用自然界的

巨大变迁现象来说明社会的变动也是无常的，如果不注意，就可能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统治者的一切可以化为乌有。这就是说理的部分，它结合当时的日食，把社会变化无常的道理，形象地说出来。

这首诗所指斥的是皇父等一些，诗中有这样一章：

皇父卿士，番维司徒。
家伯维宰，仲允膳夫。
聚子内史，蹇维趣马。
楫维师氏，艳妻煽方处。

这里一连串地举了七个人的名字和官职；另外还有一个未举名字的女性。作者认为乱天下的就是这八个人。八句之中，除“艳妻煽方处”一句有所描述和形容外，其余都仅举人名官名，而鞭挞之意，自在言外。诗中主要指斥的是皇父。以下还有两章写到皇父，写他的专横，还写他的贪财搜括和排斥旧大臣。最后两章写作者自己的感慨：

黽勉从事，不敢告劳。
无罪无辜，谗口嚣嚣。
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，
噂沓背憎，职竞由人。

悠悠我里，亦孔之痗。
四方有羡，我独居忧。
民莫不逸，我独不敢休。
天命不彻，我不敢效我友自逸。

从这两章诗看来，作者是一个被谗见疏的朝臣。作者慨叹自

己黽勉从事却无辜被谤，那些“噂沓背憎”的谗人，正是“下民之孽”的引起者。作者还表明，他虽然处于忧困的境遇中，但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，不肯苟且贪图安逸。

这首诗的主要部分是直陈时弊和说理，而说理又是结合日食巧妙地表现出来。它在发抒感慨时写了自己的遭遇，其中又包含了对于当时现实的批判。它在直陈时弊一类诗中，写法比较灵活。

《雨无正》的作者叙述自己的遭遇，和《十月之交》有相似之处；《小旻》在发抒作者的感慨部分中，有大段的说理。这两首诗也是直陈时弊一类诗中比较优秀的作品。

《大雅》中的这一类诗，大都着重在直陈时弊和说理；一般说来，发抒作者感慨之处较少。但《瞻卬》一诗，后半篇感情色彩较浓。如第五章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”；第六章“人之云亡，心之悲矣”；最后一章“霱沸檻泉，维其深矣。心之忧矣，宁自今矣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”等句，都是反复咏叹。另外，《大雅》中这一类诗还有一些意义深远和激切的诗句，如《召旻》慨叹“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，日辟国百里。今也日蹙国百里。於乎哀哉！维今之人，不尚有旧”；《桑柔》的痛斥统治者不能用谏，只听顺从的话，不用贤良：“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”；《荡》的警告统治者：“人亦有言，颠沛之揭，枝叶未有害，本实先拔。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等。

《诗经》的时代，在怨刺诗和一些贵族的散文的谏辞中，都有许多激切的词句。中国上古时期统治者里面有的忌讳比

较少些，汉代还是如此^①。《诗经》里面怨刺诗的作者，可以比较率直地表达他们的思想。这和后世封建时代的政治诗比起来，有不同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奴隶社会的“文网”没有封建时代严密。封建时代的文网也是越到后来越严密的。

三

产生在上层社会里面的怨刺诗，另一类是感叹身世、发愤怨悱之作。这一类诗就其表现的内容来说，大致可分为这样三种：一种是写忧时伤乱、悲愁感叹的，如《正月》、《沔水》等诗；一种是写离乡远役、忧乱惧祸的，如《四月》、《小明》等诗；一种是写为谗人所构，不能自明的，如《巷伯》、《小弁》等诗。这些都是《小雅》里面的作品，它们的写作年代大约是在西周中叶以后或东周初年。

这一类诗和上一类诗相比较，有什么相异和相同之处呢？

这一类诗和上一类诗一样，也是怨刺时政，但它没有直接指斥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黑暗情形，也没有对社会政治的弊端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作者所抒发的是个人的感情，但它不是与政治无关的个人的感情。它所写的是诗人自己的政治遭遇。诗人们由于在政治上遭遇不平，从而对当时社会政治有

^① 参看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《上书无忌》条。

强烈的不满，这在诗中表现出来。因此这一类诗可以说是纯粹的政治抒情诗。它一般地都注入了诗人的感情，没有上一类诗的说理之处，它也因此更容易打动读者。写诗总得带有诗人的感情才能动人。上一类诗中，每一首诗都有抒发作者感慨的部分；那些感人之作往往和这一部分的写得好有很大关系。感叹身世，发愤怨怼这一类诗既然只是围绕着个人的政治遭遇来抒发愤懑，比起上一类诗来自然更易取胜了。

让我们先看这一类诗中写忧时伤乱、悲愁感叹的这一种。

《正月》这首诗，表达忧时伤乱、悲愁感叹的情绪是宛转深沉，取得了较高成就的。这首诗一共十三章，每章八句或六句。它在一些简短的诗章中用凝炼的语句从各个角度抒发了作者的感情。诗的第一章，诗人就写他因看到天时失常①和无端的“讹言”流布而感到忧伤：

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。
民之讹言，亦孔之将。
念我独兮，忧心京京。
哀我小心，癡忧以痒。

这首诗的写作，正是西周末年或东周初年的一个巨大的动乱的时代②。在那样的时代，一般的贵族还在树党营私，群小正在得势③，只有诗人在孤独地忧国忧民。诗中主要是感叹

① 周历的正月，相当于夏历的四月，故“正月繁霜”为天时失常。

② 这首诗的第八章有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”二句。如果这两句解释为预言式的诗句，这首诗是作于西周末年；如果解释为实写，是作于东周初年。

③ 这首诗的最后二章可证：

彼有旨酒，又有嘉肴。洽比其邻，昏姻孔云。念我独兮，忧心殷殷。
咻咻彼有屋，蔌蔌方有穀。民今之无禄，天天是殛。哿矣富人，哀此悝独。